

山竹臨近，山雨欲來，午後蕭蕭風聲惹人遐思。一頁頁揭着豐子愷的漫畫，兇猛動物都散發人性；但回望險惡世間，人類卻老是乍泄獸性。我問豐子愷么孫、擔任某國企董事的豐羽博士，身處商業社會，爺爺怎樣影響他？「首先是，我不吃黃鱔。」豐羽衝口而出，再跟我說了一個故事，談豐子愷漫畫的「能量」。豐子愷《護生畫集》其中一則漫畫名為《首尾就烹》，畫了一條熱鍋中鞠起身子的黃鱔。旁邊幾行字寫道：「學士周豫家，嘗烹鱔。見有鞠身向上，以首尾就烹者。訝而剖之，腹中纍纍有子。物類之甘心忍痛，而護惜其子如此。《傷心錄》」畫中呈現的是一條懷孕的黃鱔媽媽，臨死仍做出拱橋姿勢保護腹中幼鱔。「虎毒不吃兒」是人類主流的核心價值，但你看新聞，比電影情節更殘酷的弑親、虐兒甚至肢解等倫理悲劇卻不時在社會上演，情節之荒誕顯得世道比幅幅黑白漫畫更蒼白。

文——鄭天儀

攝影——黃子偉@ The Culturist  
部分圖片由被訪者提供

## 豐子愷留給家族最大遺產 么孫豐羽：他教我做一個人

同場加映

### 120周年誕辰辦展 再邂逅竹久夢二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啓蒙者，豐子愷集畫家、散文家、美術教育家、音樂教育家、漫畫家和翻譯家於一身，是全方位的文藝大師。「學貫中西」的他，其漫畫、思想啓蒙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

專訪約定的時間到，我徐徐步至酒店咖啡廳，作家小思老師已安坐一隅。兩人因豐子愷而相識，作為最早發起研究豐子愷的華人學者，小思自小看着豐羽長大、豐羽高飛，這段情誼，長達近半世紀。

八面玲瓏的才子，在豐羽記憶中，卻是單一形象。「爺爺有多重身分，可他在成長的記憶中，就只有爺爺這個角色；距離太近了，反而不覺得偉大。長大後知道他的事迹愈多，感到跟他距離反而愈拉愈遠。」對於都市人而言，豐子愷的經歷的確傳奇得有點離地。

今年11月9日是豐子愷誕辰120周年，作為豐老在生時最疼惜的么孫，豐羽覺得有責任為爺爺做點事，為社會做點事，決定在香港舉辦豐子愷作品展，想不到展覽後來一變為五，分別在香港、杭州、北京及豐子愷故鄉桐鄉，以不同的主題呈現豐老面貌。2012年，香港藝術館也舉辦過豐子愷的漫畫作品展，引來極大迴響。是次打頭陣的，是在香港亞洲協會開幕的展覽《詩·韻—當豐子愷邂逅竹久夢二》，通過40件竹久夢二與80件豐子愷作品，探討二人創作風格。豐子愷1921年借錢到日本遊學10個月，某次在東京街上偶然看到竹久夢二的漫畫而開竅，回國後深受影響，創作了《子愷漫畫》。

### 「我不懂畫 但爺爺胸懷在其中」

「他是我爺爺，我義不容辭。」幾個月來四出奔跑的豐羽，再倦都好，胖胖的臉總是掛着笑容。豐羽的父親豐新枚是豐子愷七個孩子中最小的兒子，拿過兩個碩士學位懂六國語言，曾負笈德國，深得豐子愷的喜愛。豐羽是豐新枚的幼子，自然承繼了爺爺「厚愛」，包括父親所藏豐子愷的畫作，以及父子互寄的400多封家書，當中三四成內容都是寫豐羽，每兩封信便提到要買朱古力、訂牛奶給這個孫子。豐老晚年在案頭所放的除了文具外唯一擺設，也是豐羽的兒時萌照，他記掛着這位么孫，直至其1975年離世。「我的照片陪伴他走過人生最後時光，照片的我當時感應的信息，現在慢慢浮現出來，更讓我樂意為他做事。」豐羽說笑道。

豐老離世時，豐羽只有五、六歲，但這位長鬚爺爺，對他影響很深。「年紀很輕時，跟爺爺接觸很多，到我開始懂事時，他卻已走了。」

豐羽形容，記憶中爺爺是個有小老頭，最深印象有兩件事。豐羽一出生就不在父母身邊，由外婆把他帶大，大約三四歲要離開上海跟父母到北方居住，跟爺爺分離。「因為他很喜欢我，我記得當時爺爺塞了50元(人民幣)零用錢在我手中，但當時一般工人的月薪也只有幾元，他那不捨的眼神我依稀還記得。」

另外一次，豐羽因為放暑假從北方回到上海，對他日思夜念的豐子愷替他叫了一輛當年最豪華的上海牌的士去接他，這一趟接載五元貴過Uber，約等於別人四分之一的月薪。「我只記得當時我興奮得不得了，到陝西路爺爺的住處，他一大早就在迎接我。」

小孩對爺爺的印象，似乎全部都建基於物質上。

### 窮半世紀心血的《護生畫集》

豐新枚文革時被拉去石家莊充軍，臨走時，豐子愷問他要什麼，他說就要父親的畫。抄家後有些畫冊後來歸還豐家，豐子愷就直接轉贈豐新枚。唐山地震發生的時候，豐新枚把畫冊放在枕頭邊，身外物統統可以不要，唯獨父親的畫。「後來這些『財產』都傳給我了。」豐羽說得直白。

「但爺爺留給我最重要的財產，是教曉我做一個人！」豐羽續說：「我不懂畫，但爺爺把他的胸懷和人生態度都融入到作品中了，我想這也是至今仍讓很多人感動的原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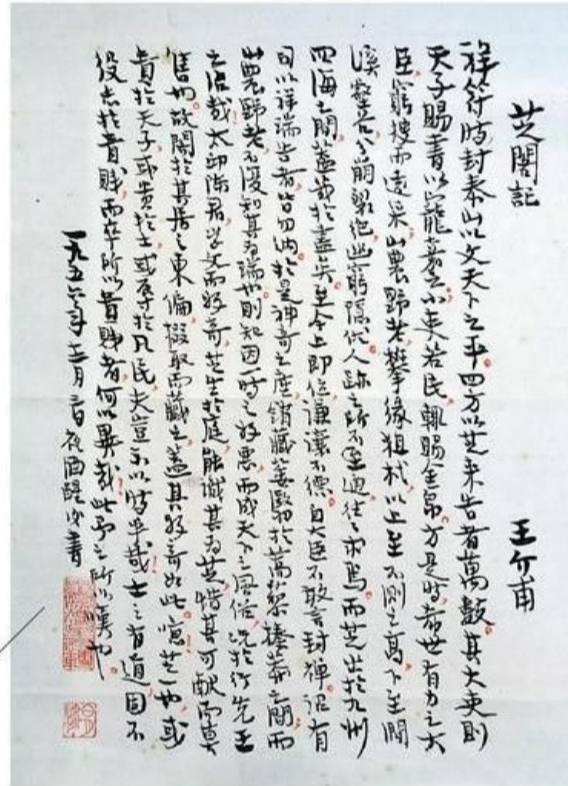
豐子愷從來身教兒女「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豐羽形容，這種財產和比豪宅、億萬元金銀財寶的「父幹」更有價值。「爺爺或爸爸沒有教我而是影響我，他的文章、作品、家書我都有看。人生最重要不是要學什麼技能或知識，最重要學做人，做人不成功最終什麼也做不成。」受豐老潛移默化影響的豐羽說。

豐羽不時重看爺爺與父親的通信，有時要填詞賦才能明白其中的意涵，有時甚至用上外語包括日文，都包含了豐子愷對幼子的叮囑，還有對時事的看法與己見。「父親背了三千首唐詩，他與爺爺的交流都用詩，我覺得能媲美《傅雷家書》。」月底在灣仔會展舉行嘉德學術觀摩展，會展出幾十封二人親筆信函。策展人王一竹說，與《傅雷家書》風格不同，這些信件背後，既洋溢父子情深，也用鄉情塑造了大時代面貌。

### 《首尾就烹》



豐羽出資把位於上海的家庭房子日月樓的二樓和三樓買下來，佈置成展館。很多人看到豐老當年工作生活的小牀和桌子都流下眼淚。



豐子愷一九五六年的《芝蘭記》手稿，罕有展出於公眾。《芝蘭記》是北宋王安石一篇小品，論士人際遇為何有貴賤之分。

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博士，1995年來港從商，曾任招商證券(香港)董事副經理，現於中旅擔任要職。

### 在奸狡的商界 在冷漠的教育 「他送了條底線給我」

豐子愷在《我與弘一法師》裏，將自己的人生比喻為三層樓，對豐羽而言，他正待在第一層的物質生活，仰望已轉化到第二層的精神生活的爺爺。

爺爺的與世無爭，尤其是《護生畫集》能助你辟除商業世界的銅臭、抵擋世間的「魑魅魍魎」？我問豐羽。「在奸狡的商界他送了條『底線』給我，哈哈。」豐羽相信，每個人對爺爺的漫畫都會有感覺，人之所以為人的感覺。「但他沒薰陶我成為藝術家，我也自知沒有天分。」豐羽對畫畫的興趣一直不大，父親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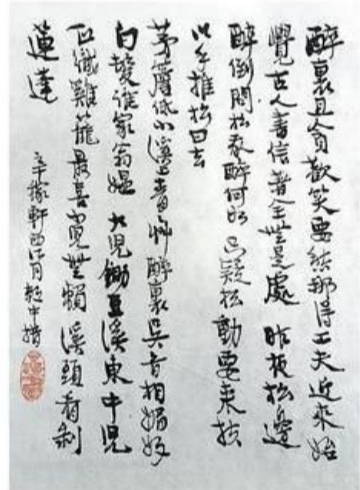
現代人究竟如何重新感受和定位豐子愷？從他發人深省的警世《護生畫集》？他花盡心力翻譯的《源氏物語》？他溫潤睿智的《古詩新畫》？他情理兼備的《大樹畫冊》？

「世代冷漠，21世紀教育出現了問題，愈來愈少人看書，只看手機，怎麼將書裏思想，傳遞給青少年，是我很想做的龐大教育工程。」豐羽說，他也有考慮過爺爺遺物的「出路」，「我們家裏已捐了不少作品予浙江省博物館，我們正努力在故鄉建一所豐子愷美術館，把家族藏品存在裏面，日後在各地舉辦展覽，但要財力、天時地利缺一不可，我在努力中，這已成為我的人生目標。」

人雖千古，聲留萬世。

### 詩·韻—當豐子愷邂逅竹久夢二

9月26至10月3日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賽馬會廳  
當時明月在一—豐子愷文翰家珍  
9月30日至10月3日  
香港會展中心五樓 嘉德學術觀摩展  
免費入場



豐羽收藏着父親豐新枚與爺爺豐子愷400多封通信。

